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怀念

父亲做了一辈子玩具小汽船

□肖俊锋

一位哲人说过，人不仅追求生命本身，而且也追求生命的意义。父亲肖荣贵生前是一名玩具设计的造型师，他的工作就是给孩子们制作构思新颖、造型别致的玩具，让孩子们通过游戏得到乐趣和启迪，让童年的思维插上想象的翅膀。这个工作父亲做了一辈子。在他诸多的玩具创作中，给我和我的童年小伙伴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绝活”——小汽船。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他自立门户从事手工制作玩具小汽船，一直到1998年4月去世，他始终在念叨着他创作的玩具小汽船能否传下去。

解放前，父亲曾在几家私人作坊里制作玩具，因为战乱，民不聊生，父亲做的玩具少有人问津。

父亲从小喜欢江湖河海，喜欢故乡的小舢舨，他在黄浦江上看到耀武扬威的外国洋船，就想我们国家有一天也要建造大船，乘风破浪，云游世界……他悟到这些要从因图做起，于是开始研究制作小汽船。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冥思苦想，父亲的小汽船面世了，这是一只造型别致的小汽船，有别于市面上其他木质、竹质、马口铁质小船。只要往小汽船缸内灌水，再将一盏点燃的小油灯放入船肚内，汽缸里的水烧开后排出的蒸汽便会推动船体前进。不仅如此，小船内汽缸夹层是磷铜片的，水开后的蒸汽使铜片不断上下震动发出“噗、噗”的响声，活灵活现。除了小汽船，父亲又以汽缸为“发动机”，制作出各种类型的玩具舰艇。在

逝者档案



- 姓名: 肖荣贵
- 终年: 76岁
- 籍贯: 江苏
- 生前身份: 玩具造型设计师

在家，又一次拿起工具敲敲打打，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小汽船不断改进。

父亲拿出自己的退休金，不顾烈日炎炎、数九寒天，到处奔波，开出汽船的模具，终于又让玩具小汽船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一次的船体由原来的马口铁皮改为了塑料壳。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曾为包括父亲的小汽船在内的民间玩具题词勉励，要求予以发扬传承。

父亲的手艺在同行内是公认的。父亲生前数次接受厂里安排，担任制作海军新型舰艇模型的任务。每次父亲总是那么激动，不讲任何条件；一旦工作起来，父亲又是那么废寝忘食、精益求精。即使“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剥夺了工作权利，下放到厂内扫地、陪“走资派”接受批斗，但一回到家里，父亲就开始摆弄起图纸、研究起模型来。改革开放后，上海建造当时的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时，有关部门还曾慕名来找父亲，希望他帮助解决大厦的一项钣金工程，遗憾的是，父亲当时已经离开了人世。

1956年，公私合营了，“肖永利玩具厂”与其他十几家小厂合并为地方国营上海玩具一厂，父亲的成分也被划定为“小资产”。公私合营并厂后，只有三年私塾学历的父亲一直在厂里从事玩具新产品的造型设计。他与老同事奚峰(著名演员奚美娟的父亲)一直搭档到退休。

▲本文作者的父亲设计制作的玩具小汽船。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制作的这些玩具为多少孩子的童年燃起梦想和希望啊！

这些玩具既支撑了我们家的生计，也给父母的兄弟、亲友、邻居带来了工作的机会。随着生意不断扩大，父亲的玩具作坊从开始的两三人扩展到近40名员工，取名为“肖永利玩具厂”。

1956年，公私合营了，“肖永利玩具厂”与其他十几家小厂合并为地方国营上海玩具一厂，父亲的成分也被划定为“小资产”。

公私合营并厂后，只有三年私塾学历的父亲一直在厂里从事玩具新产品的造型设计。他与老同事奚峰(著名演员奚美娟的父亲)一直搭档到退休。

退休后，父亲不愿赋闲



乱花一分钱，就连买水果都是挑最便宜的。当年父亲被造反派勒令主动交出家中的存款时，只有区区480元(其中包括奶奶的30元)，令造反派目瞪口呆。

确实有不少人不相信我家只有那么一点钱，但在我稍大后，陆续知道了父亲一部分钱的去向。“文革”之前，父亲有一次带我去法华镇路的一位朋友家。那一次，父亲除留出10元作为回家的路费外，将兜里的190元钱全都给了这位朋友。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讲，这位朋友患重病，家里人口多，老伴又没工作，很困难……

父亲从小家境贫困，生活坎坷，上学读书的梦想无法实现，因此，他把求知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子女身上。上世纪60年代初至“文革”前，我与两个姐姐及大妹妹还在上小学，父亲要求我们每天都要早早起来，在一块50厘米见方的搪瓷板上练习小楷毛笔字，经父亲检查认可后才能吃早饭。每到星期日，父亲又要求我们互相写信，互相批改，以此来提升写作能力……学习、求知——父亲对此总是不断有新要求。

父亲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终生以“仁爱之心待人”为处世准则。我的两个姐姐1966年就去新疆军垦农场，我1969年从上海到吉林省延边地区农村下乡，虽然后来都陆续回到上海工作、生活，但父亲一直要求我们与当地父老乡亲、朋友、同事保持联系，将那一段友谊牢记在心。每当我们下乡之地有人来上海出差、办事、看病，父亲总要抽出空来，尽一番地主之谊。他常对我们讲：不要忘记当地农民养育过你们，要记着自己当过农民，你就会珍惜自己的生活，更会珍惜一切。

1997年秋天，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经过几个大医院的治疗，终究无大起色。面对残酷的现实，父亲却十分坦然，告诉我们不要再为他浪费国家的医药费。

父亲已去世多年，原父亲办厂时一位勤杂工老妈妈的小女儿，如今虽已70多岁了，但仍时常来看望我年迈的母亲，寄托他们全家人对我父亲的思念。前年，有一位自称是我们家老邻居的耄耋老人送来其孙子的结婚喜糖，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原来解放初期，老人夫妇俩在东昌路码头上搬油桶，工作繁重。父亲看到后，送给他们钱，让他们去买两个橡皮轮胎做个车子，使得他们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位老人说我父亲是他们来上海后碰到的第一个好人，终生不会忘记。

父亲是一介平民，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但他对事业那样执着，他对国家、对他、对孩子充满爱，因为父亲也有梦。当下，中国首艘航母服役，我向苍天呼唤：父亲，您看到了吗？您若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宽慰！

怀念·人间

照亮我内心的光亮

□杨末

已故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曾经写过一本短篇小说，名为《学门手艺》。情节很简单，弗格雷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废品雕塑大师，年薪高达六位数。当他在电话里听见前妻说小儿子也在搞纯艺术的动态雕塑时，情绪低沉地陷入沉思。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从事艺术创作的种种不愉快，作品不受欢迎、没人搭理，不断地收到退稿通知单。弗格雷的父亲是一位木工，他乞求儿子，“先扎实学一门手艺，然后再去玩你那套华而不实的东西。”他忧心忡忡，认为儿子把生命浪费在了毫无希望的艺术雄心上。但是弗格雷的母亲却赞赏儿子的艺术才能，支持他去搞艺术。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成了一位著名艺术家。不过随着弗格雷在艺术上功成名就，他却越发感到父亲的话是对的，越发觉得艺术“那套华而不实的东西”令他沮丧，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科学家。为此，他从儿童教育抓起，用诸如望远镜、显微镜、化学仪器和算术书之类的东西武装他们，他也不让孩子去他的雕塑工作室。他就像“一个海难中神奇的幸存者，极力劝说别人远离大海(艺术)”。孩子长大成人，他甚至庆幸他们对足球和汽车加速器感兴趣。但弗格雷离婚后，一切都变了。大儿子迷上电影，成了失落型艺术青年，艰难地走在艺术之路上。两个女儿也默默无闻地致力于艺术。一个用黏土做陶罐，另一个写作没有任何轰动效应的平庸的女性主义小说。这样，没被文艺沾染的就只剩下小儿子了。小儿子曾受到祖父感染，一度想成为一个木匠，这是唯一让弗格雷深感欣慰的，总算有了一个脚踏实地的孩子。然而，前妻的电话，让他重新陷入悲伤。无奈之下他驱车赶往前

妻处，探望小儿子。他愤怒地向前妻抱怨：“这些玩意儿，世界根本不需要。世界需要的是务实的护士，需要的是安全监测员。”

这几乎不能算作一个小说，倒像是作者的经验之谈。我读到它时，恰逢刚过40岁生日。读罢小说，和主人公一样，陷入了沉思。当年我也是一名狂热的文学青年，本来是从事会计工作的，却放弃这门手艺，誓言致力于文学创作。记得有位同事曾好心劝我：别学什么文学，那都是“屠龙术”，派不上用场，还是老老实实干会计吧。当时年少轻狂，哪能听进去？不分昼夜地写诗、写小说，备尝文学的艰辛与煎熬。事实证明，我的付出与产出并不成比例，文学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名利，而且在娶妻生子后，生计问题折磨得我焦头烂额，开始意识到当年的荒唐。儿子渐渐成长，妻子开始把我的文学书籍小心翼翼收藏起来，尽量不让他看到。

四十不惑，也就在这一年，我重新考取了会计证。“先扎实学一门手艺，然后再去玩你那套华而不实的东西。”那篇小说中的话，我正付诸实施，只是年岁晚了许多。

“每件雕塑看起来都不起眼，这么多世界既不需要也卖不出去的东西等待在黑暗中，那情景就像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或漫天星斗的苍穹，星星一个接一个闪烁，刹那的光亮，在近乎无垠的辽阔中退场。”小说结尾，以一个诗意的隐喻，表达了艺术青年渺小无望的悲哀。我想，我的每一首诗，每一部小说，每一篇散文，或许就像无限苍穹里的星星，偶尔闪烁一点卑微的光亮，而后衰退消失。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玩意儿，但，只要那点光能照亮我的内心，让我需要就足够了。

我绝不轻言放弃文学，当然是在不惑之年重拾会计这门手艺之后。

童年的天堂

□落木萧萧

听说，当年村支书参观红旗渠后，回来就调动人马，修了这条村里唯一的灌溉渠——北渠。不想，这里竟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那是个怎样的所在啊！高高的渠台，长长的渠身，清凉的渠水，擎天的白杨，紫红的桑葚，蓬簇的荆条……这些词语总是一股脑儿地涌出，带着永远的美好和冲动，勾勒出一个童话王国，一群小精灵在这个神秘的国度里嬉戏。这就是我儿时的乐园，这就是我勾魂的北渠！

那个时候，我刚上一年级，教我们的是被高年级男同学冠之以“老巫婆”的王老师。这名号的由来不仅因为她年龄大，更因她整天阴沉着脸，脾气有些暴躁。那时我们一天上五节课，上午三节，下午两节。课程也简单：语文、数学，没有家庭作业。

每到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我们的心就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到了北渠。我们几个学习好的，迅速做完作业，交给老师，就偷偷地收拾好书包，一手猫在抽屉洞里抓牢了，两脚迈出桌腿，做好“冲”的预备式！那几个淘气包，此时左盼右顾，瞅准老师一个不注意，夺过别人的本子，抄！别看王老师的眼镜溜在鼻翼上，也别看她从镜片上方射出的目光看似飘忽，可是每次只要你敢动

作，一准逮个正着。

放学的铃声在我们的祈祷中如期敲响。于是我们如一群叽喳的麻雀，一哄而散，飞啊，飞啊，飞去我们的天堂！

此刻的北渠，充满着诗情画意。高而长的渠身，绵延数百米，那时在我们眼中，可是个庞然大物。老远就听见哗哗的流水声。我们奔跑着，嬉笑着，攀上渠顶，把穿着凉鞋的小脚丫伸进水渠。哗哗的戏水声，伴随着我们的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鸟儿，它们“扑棱棱”穿梭在密密的白杨林间。我们就会大喊：瞧，一只画眉！唉，这是斑鸠！此时那渠多长树多长的大叶杨也被我们鼓噪了，它们舞动着密不透风的枝叶，“沙啦啦，沙啦啦”地唱起歌来。

戏完水，我们又赤着脚钻进灌木丛中采摘桑葚。那些紫红的桑葚，闪着诱人的色泽，染红了我们的舌头，甜醉了我们的心。于是，我们可以嚼着桑葚，做着好玩的游戏——藏树叶。或者趿拉着凉鞋，跑下渠道，在一片荆条地里捉迷藏。那一簇簇蓬勃的荆条，吐着翠绿，晃动着柔软的腰身，把我们这些小精灵层层包裹，任你如何折腾，只要隐藏者不出声，谁也休想捉得到！

太阳落山了，远处传来爸妈的呼喊。我们在忘我的陶醉中，回首张望着——北渠，童年的天堂……